

CAMBRIDGE

Ideas in Context

剑桥学派思想史文库《语境中的思想》系列丛书

总主编：刘同舫

青年马克思

——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

The Young Karl Marx

German Philosophy, 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

[英] 大卫·利奥波德 著

刘同舫 万小磊 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Ideas in Context

剑桥学派思想史文库《语境中的思想》系列丛书

总主编：刘同舫

青年马克思

——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

The Young Karl Marx

German Philosophy, 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

[英] 大卫·利奥波德 著

刘同舫 万小磊 译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年马克思: 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 (英) 大卫·利奥波德 (David Leopold) 著; 刘同舫, 万小磊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3

(剑桥学派思想史文库·语境中的思想)

ISBN 978-7-306-06011-2

I. ①青… II. ①大… ②刘… ③万…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863 号

QINGNIAN MAKESI; DEGUO ZHEXUE DANGDAI ZHENGZHI YU RENLEI FANRONG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金继伟

责任编辑: 杨文泉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王 璞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0771,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1.25 印张 33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明广泛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多元的因素，谈论哲学、探讨思想史等宏大叙事问题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思想史中的哲学智慧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生命的根源与文明潜在的象征，哲学指引着人类命运的未来发展，人类文明始终无法脱离哲学的影子。当代中国处于稳步前进的历史上升阶段，民族文化精神内在要求融合世界丛林中的先进文明，才能焕发独特风采，创造民族文化特色。在创新发展与开放发展等新思想的指引下，跨越中西学界的传统局限，将迎来学术发展的新契机。

近年来，新一轮西学东渐的热潮兴起，国外学术经典与研究著述备受推崇，国内的引荐和译介工作兴盛，这大大拓展了国内学人的研究视野，并使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度不断加强。中外学术精华的批判性糅合开创和突破了许多研究领域，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理造成的学术虚假繁荣现象。在选择和翻译国外学术著作时，迫切需要问题意识和严谨精神。学术研究始于问题，问题既来源于现实世界，也来源于对话探究。雅斯贝尔斯说，“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西学引进无疑是中西方对话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一场世界视域内思想激荡与交流的盛宴，对话碰撞与论辩既激活了创意又磨砺了思想。只有以开放的眼光、谨慎的精神和批判的意识审视国外学术文化，才能真正汲取精华，取长补短，在葆有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化得到发展。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语境中的思想》系列丛书以思想史演进为核心线索，打破学科界限，将传统思想在新语境中加以重新解读，其研究内容与探究方式令人惊喜。该丛书共选录了近30年来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百余本，其中尤以21世纪后出版的成果居多。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它并不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以学术传统与相关新兴学科的出现为探讨背景，通过具体研究经典与传统，以及学者在新语境中与经典的对话，达到传统思想在可转换的具体情境中发展的愿景。丛书著作选题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心理等广泛学科领域，但其以思想史为核心主线和潜在线索贯通一体，全然消解了传统研究在哲学史、各门科学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之间人为界分的痕迹。例如，有的著作从国别、经济、人文、政治等不同视角再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由此提出共时与历时语境中的哲学思考；有的著作从德国的历史主义危机展开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有的著作从新科学时代中所渗透的古老智慧发掘英格兰哲学的传统价值；有的著作从现代政治文化视域理解尼采及其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等等。这种在当代语境中打破常规认识，不拘泥于学科界限的学术探究方式可谓大胆创新，既凸显问题意识，又使得整套丛书不失完整性和系统性。

这套丛书主题新颖、问题意识突出、探究视角独特。它按思想史发展进行编撰，试图将传统思想与具体语境关联起来，以特定问题为主题，消解学科边界，在新语境中解读经典，还原先哲思想，挖掘传统思想的全新内涵。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学术大师对话，在历史事件中敞开哲学沉思，展现独到见解，这种学术触觉和追问精神，正是我们开展理论研究与解决实践问题所迫切需要的。

我关注、策划与主编这套丛书，目标除了旨在拓展学术视野、传递西方学术前沿动态之外，更希望在对话中发掘西方学术研究的思维范式，从而促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借鉴与批判，并用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宏观把握丛书的前提下，我有针对性地选取一系列更具典型性、创新性的著作，通过组织团队（以青年学者为主）开展翻译工作，计划相继推出译著，为国内学者探讨西方思想文化提供参考。第一批译著选取的

重点是政治哲学主题。目前，我们已完成英国学者大卫·利奥波德所著《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一书的翻译工作。

弘扬学术之路任重道远。肩负起这项伟大的学术事业，学者责无旁贷。当学术研究真实地嵌入现实，在现实中迸发智慧之光时，学术的魅力也将彰显得更加绚烂，这对我们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和动力。愿这套丛书作者、编者和译者的探索精神能够感染一些读者，为学界创造更多的硕果。



2017年春于浙江大学

中文版序言

本人非常高兴能有此次机会把拙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本序言中我将谈到以下四方面：研究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出发点，“早期”的定义，本书的主题，对马克思作品研究可能的启示和教训。

关于研究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出发点。我一开始只是对马克思早期文本感兴趣，之后才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这些早期作品吸引的不止我一人，人们到底是被什么所吸引呢？几番思索探究之后，我能想到的唯有以下两条：第一，这些作品有启发性，给人的印象是它们包含宝贵和有趣的思想。第二，这些早期作品具有模糊性，它们的含义很难被精确解读。这两条放在一起，既具灾难性又有魅惑性。在被这些文本吸引之后，我才开始确定更加具体的目标。尤为吸引我的是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努力在马克思对当代国家的出现、性质和未来的取代的论述中找到相关的踪迹。青年马克思认为，当代国家承认但是未能实现人类繁荣的某些条件（如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很重要，但是未能把它变成现实）。马克思似乎认为，某些未来的社会制度能够同时承认并实现这些条件，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制度。有趣的是，这种人类繁荣的未来观包含一种（略显矛盾的）政治维度。我相信在这些含义丰富、内容高深的作品中有很多重要的、有趣的东西值得人们去研究，上文所提只是令我个人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的方面。

关于“早期”的定义。因为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对马克思早期作品

的定义，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在本书中的定义。结合本书的写作目的，我把时间界定在从《莱茵报》的关停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创作之前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从1843年3月到1845年9月时间跨度只有两年半，但是这段时期内却有丰富到难以置信的材料（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关于该定义我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我承认这并非唯一可行的对马克思早期政治作品的定义，对于其他定义我坦然接受。比如，我并非真想否认马克思的早期政治作品包含1843年以前的材料（比如《莱茵报》上关于林木盗窃案、言论自由等话题的文章）。只是这些更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关于普鲁士在莱茵地区的统治而与当代国家没有太大关系。另外，我认为“早期”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感兴趣的内容。如果人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对当代国家的看法的话，早期作品确实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前五年。不过，该“早期”并不包含他关于剩余价值的“早期”思想或对俄国“例外论”的“早期”看法或对意识形态的“早期”看法，等等。

关于本书的主题。本书主要围绕马克思对当代国家的成就与不足（连贯、可信）的论述与他对当代国家的未来取代者（片段、不确定）的论述之间的反差而展开。就当今世界而言，承认马克思对国家、政治的论述中包含正面和负面元素是很重要的。他赞扬当代国家承认了一些实现人类繁荣的条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他批判当代国家未能充分实现这些条件。比如，当代国家致力于成为忠于集体利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这个理想被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个体主义和不平等现象污染与损害。就未来社会而言，马克思认为一些人类繁荣的条件（本书中举出了14条）已经被承认和实现。我支持这种对人类解放的构想，反对常见的抱怨（比如它的片面性和荒唐性）。我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描述过于粗略，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讨论未来社会的细节，我认为这不足为信，可能也十分危险，所以，我对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更感兴趣。以上是该书的主题，不过，除了主题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对马克思作品研究可能的启示和教训。第一，我建议读者不要看

《马克思名言名句摘录》。对马克思作品的讨论，通常关注的是马克思名著中少数几个段落。也许此言有些夸张，不过几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认真阅读马克思的作品，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知道或自认为知道马克思说了什么，部分原因是他们熟读过《马克思名言名句摘录》。比如，几乎没有人完完整整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大家都在引用并解读该书中的名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批判”。当然，也没必要完全避开这些老套的句子，但是，应该在相关语境中更加仔细、连贯地对待。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摘录的句子，更是为了把注意力从这些句子中移开。第二，不应该低估理解和研究在陌生的思想、文化风格下创作的作品的难度。青年马克思关注的很多思想本身具有难度（如异化、物化、自我实现等）。这些思想之所以难以理解，因为其内在的复杂性，也因为在论述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使用了我们今天看起来很陌生的假想和词汇。用恩格斯的一句妙语来说，青年马克思经常像“德国哲学家”一样创作，意指他的作品“非常糟糕”。马克思经常批评他人作品不够清晰、精确，自己却也难逃窠臼。第三，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几乎都是围绕批判他人的作品而展开，这给今天的读者造成了很大的理解上的麻烦。我们不能指望青年马克思对他所批判作品的描述是完全准确的，同时，在不能独立接触到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作品的情况下，我们也难以充分理解并评价马克思对这些作品的批判，也难以评价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观点。第四，我们需要抛弃20世纪的解读框架。马克思逝世50年之后，其青年时期的作品才得以大量出版，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等同于苏联经验和围绕苏联经验形成的一套理论。人们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接受一开始就受到这种政治背景的影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为异类，这些早期作品也被一些人用作打击苏联的武器，最后形成了“一个还是两个马克思”之争，我认为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最后，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本序言中感谢本书的译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先生和广东科技学院外语系万小磊先生。我真诚欢迎中国和欧洲学者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流，特别是期待我们这些同样研究马克思的人能有更多的对话。看到刘先生、万先生和中山大学出版社把本人的一些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鄙人甚是欣慰。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1
马克思早期著作之“发现”	1
有争议的地位	5
其他障碍	7
人性和现代国家	10
疑虑和研究目标	12
组织结构与论述	14
第二章 德国哲学	16
1843 年的《批判》	18
幻象与现代性	20
海涅（和巴黎）	25
“梦—历史”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31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33
什么已死：马克思的批判性回应	45
黑格尔的洞察不是什么	54
现代社会的特征	60
什么还活着：黑格尔的经验性洞察	67
黑格尔式调停的失败	73
《批判》的持续相关	80
小 结	95

第三章 当代政治	98
鲍威尔简介	98
鲍威尔和犹太主义	107
鲍威尔和真正的自由	114
鲍威尔和解放	119
重构鲍威尔的兴趣	128
现代国家的前提条件	132
基督教和现代国家：积极的相似	138
基督教和现代国家：消极的相似	144
马克思和权利	149
反犹太主义与犹太人的自我憎恶	162
小 结	177
第四章 人类繁荣	180
人类解放的结构	181
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哲学的批判	183
费尔巴哈与政治	203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	224
马克思和人性	229
群居生物	242
人类繁荣	249
制度碎片	252
政治的终结	262
马克思与卢梭	270
马克思与圣西门	279
小 结	285
第五章 结 语	287
初步定义	288
马克思对乌托邦主义的肯定	290

马克思对乌托邦主义的合理否定	296
蓝图的必要性	301
最后一言	302
Bibliographical Note	305

第一章 引言

本人一开始并无意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著书。本书缘于另一个被我放弃的、宏大的、与此迥异的项目。^①我在阅读其他材料的时候却一次次被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吸引。也许这些文章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青睐，毕竟它们曾被描述为“一堆单薄、晦涩、不完整的材料，描述的还是马克思一些最让人费解的思想”。事实上，这并非虚言。^②然而，本人以为，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似乎呈现出两大显著的特性：一是启发性，即这些著作包含值得深入思考的思想；二是模糊性，即这些著作的意义远不够清晰。正是这两大特性促使我最终完成了此书。在试图理解马克思有趣却也有难度的作品之时，希望我能阐释得更彻底一些。

马克思早期著作之“发现”

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我一样被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吸引。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却未能引起马克思同时代人的注意。部分非常重要的作品诸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撰写并非为了出版。直到马克思逝

① Max 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ed. David Leop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John Plamenatz.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3.

世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些作品的存在。当然，有些作品确有出版，但是发表在发行量极小、极不稳定的一些激进期刊上。比如，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该期刊只出版过一两期，印刷了1000册且似乎有约800册被当局没收。^①当时，这些被发表的作品都没有受到大众或评论界的任何欢迎。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有生之年得以重印的只有比本书中定义的早期作品还要早的两篇新闻作品（下文将阐述本书中对早期作品的定义）。这两篇关于德国时事的文章，一篇是对普鲁士审查命令的评论，一篇是关于第六莱茵省国会出版自由辩论的报道（两篇文章皆创作于1842年）。这两篇文章在1851年被赫尔曼·贝克尔夸张地冠以《卡尔·马克思文选》之题再版。如此单薄的文选真是罕见至极。但似乎印数极少，而且也根本没在科隆之外的地区发行（直到最近人们才更清楚这本书的来历^②）。

鉴于此，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同辈人都无意去挽救这些默默无闻的早期作品。尽管马克思保留了该时期的研究笔记，但他似乎不太热衷于收藏自己已发表的作品。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年代。这期间，他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生活——直到最后，他因流放被迫在1849年8月到英格兰定居。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竟然没有保留一册他的第一本著作——《神圣家族》，该书由他和恩格斯一起创作并于1845年2月出版。直到1867年他才得到一本自己的书，还是库格曼送给他的，库格曼是一位生活在汉诺威的妇科医生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他收

① 这些估计数字来自 Hal Draper. *The Marx-Engels Cyclopedia; The Marx-Engels Chronicle*, 1985 (1): 16. 又见于 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8.

② 有证据显示，该书印刷仓促且作为一个分册发行不合适。预计为两卷，结果它只是第一卷的五分之一。科隆警察破坏了该计划，第一卷的剩余部分本应包括大批马克思给《莱茵报》的投稿。第二卷具体的规划内容尚不清楚，见 MEGA②1. 1: 976-979.

藏的我们的著作比我们二人手中加起来的还多。”^① 甚至到了1892年，恩格斯还求助于库格曼来寻找马克思的一些精品著作^②。

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坚持不懈，协调各方出版了马克思的一些绝版和尚未出版的作品。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最亲近的挚友、部分作品的执笔人，还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曾说，恩格斯是唯一一位能够看懂自己书写不美观的知音^③。然而，恩格斯把自己仅有的精力花费在编辑《资本论》的剩余卷本以及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有清晰实际指导意义的作品的出版（通常是再版）上。然而，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却被恩格斯所忽视（这些所谓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出版，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做的准备工作，也超出了本书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定义）。的确，恩格斯似乎也觉得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无足轻重^④。即便对有些内容颇有兴趣，恩格斯也认为该时期“黑格尔语言风格”的作品“不宜翻译”，即使是德语原文也十分费解^⑤。他拒绝了法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本书的提议，而且认为《1853年以来的书信》一书中的语言是“难以理解”的^⑥。

20世纪初，一定程度上由于对马克思缺少兴趣和恩格斯的反对，即

① Marx to Engels, 24 April 1867, MEW31: 290 (MEW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entralkomite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Ergänzungsbanden". Berlin, 1957-1968 (1-39). 31和290这两个数字分别指卷数和页码，下文同此处，再出现时将不再重复标注)；MECW42: 360 (MECW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London, and New York, 1975-2005 (1-50). 42和360这两个数字分别指卷数和页码，下文同此处，再出现时将不再重复标注)。

② Engels to August Bebel, 26 September 1892, MEW38: 475; MECW49: 543; Engels to Ludwig Kugelmann, 4 October 1892, MEW38: 485; MECW50: 3.

③ Marx to Pyotr Lavrov, 5 February 1884, MEW36: 99; MECW47: 93; Engels to Karl Kautsky, 28 January 1889, MEW37: 144; MECW48: 258-259. 库尔特·穆勒在纳粹监狱中钻研笔迹学，帮助编辑识别了马克思的手稿。

④ Alexis Voden. "Talks With Engels".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ed.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330-332.

⑤ Engels to Florence Kelley-Wischnewetzky, 25 February 1886, MEW36: 452; MECW47: 416.

⑥ Engels to Laura Lafargue, 14 October 1893, MEW39: 146; MECW50: 21; Engels to Wilhelm Liebknecht, 18 December 1890, MEW37: 527; MECW49: 93-94.

即使是马克思著作最忠实的读者也不了解本书中提到的绝大部分文本的存在，更不用说阅读它们。他们至多听说过《神圣家族》，但绝不可能阅读过出版的成书。

正式发掘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工作始于1902年出版的弗兰茨·梅林作品集《马克思文学遗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费迪南德·拉萨尔》。然而，该版仅包含青年马克思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作品（比如《神圣家族》和《德法年鉴》中的一些文章）^①。直到1927年之后，这些早期作品才被更完整地收录于大卫·梁赞诺夫主持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全集》（以下简称为《马恩全集》）。他在收集、保存和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上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②梁赞诺夫发表了此处讨论到的很多学术版的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包括《批判》《手稿》和《詹姆斯·米勒》等）。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这项工作尚在起步阶段就已被取消（后来很难找到相关的出版物）。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杰作虽未绝版，但也难觅踪迹。

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在更大范围传播和《马恩全集》遗漏作品的出版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例如，直到1956年才出现令人满意的英文版《手稿》，而法语版则出版于1962年（更早的版本确实也有，不过它们要么不完整，要么在某些方面有问题^③）。令人欣喜的是，新版《马恩全集》的第一卷于1975年正式出版。新版《马恩全集》的一大贡献是首次收录了马克思所有尚存的研究笔记。马克思从所读书籍中摘录句子，偶尔插入自己的评论，这是他终生的习惯（这些研究笔记妥善保留下来的约有两百本）。尽管困难重重且有一些编辑工作上的重大变化，如今《马恩全集》的编辑工作还在继续。1990年它被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IMES）列入“非苏联”管理资助项目。倘若说我们对这些早期作品的

① Engels to Laura Lafargue, 14 October 1893, MEW39: 146; MECW50: 21; Engels to Wilhelm Liebknecht, 18 December 1890, MEW37: 527; MECW49: 93–94.

② Rolf Hecker. *David Borisovic Rjazanov und die erste MEGA*. Berlin: 1997.

③ 1962年埃米尔·博蒂盖利法译《手稿》之前已有莫利托的版本，后者对《马恩全集》1的结构有很大的改变，而且遗漏了“第一部手稿”。1956年马丁·米利根英译《手稿》之前已有瑞亚·斯通（Ria Stone）的版本，但后者只有油印版流通。

了解日新月异也几乎算不上夸张：一些有趣的文章直到最近才发表^①，一些信件偶尔还会被发现^②，一些大家熟悉的内容被从文集中剔除^③，对原文的一些争议还尚无定论^④。

有争议的地位

对这段历史的简单介绍是为了强调早期作品面世之晚。直到马克思逝世 50 年后，这些早期作品才得以批量出版。而且，青年马克思作品的首次发表和流通环境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此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日渐认为与苏联经验密切相关，还与周边理论混为一谈。早期作品的语言风格和关注的问题很难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系统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原版《马恩全集》夭折的命运正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对这些标准之外文学作品的不安。随着该版全集的取消，许多原有的工作人员也“失踪了”。梁赞诺夫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到 1934 年之后才被允许重返莫斯科，而他在“大清洗运动”中又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于 1938 年被处决。苏联的不安以各种形式延续着，只不过不再那么强烈。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马恩全集》（在莫斯科和柏林编纂）将很多早期作品编录在《补遗本》中，与其他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卷本分离出来单独出版。

考虑到敌对反应并为了加强对立，一些较激进的声音满怀热情地抓住青年马克思，试图用他来打击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出版受到热烈欢迎，正是因为它们似乎让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打上问号。

1932 年《手稿》的出版表明两种对马克思早期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应。沉睡了 80 年之后，《手稿》在同一年出版了具有竞争性的两个德语版本。

① 比如，青年马克思对卢梭《社会契约论》所做的笔记，直到 1981 年才出版。

② Marx to Wilhelm Saint-Paul. March 1843, *Marx-Engels-Jahrbuch*, Berlin: 1978 (1): 328–329.

③ 比如，Luther als Schiedsrichter zwischen Strauss und Feuerbach (1843) 不再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作品。

④ 比如，对《手稿》的地位一直都有争议。